

B94
23464

佛教一千年

池田大作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佛教一千年

佛教一千年

池田大作著

王遵仲譯 何兆武校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香港鯗魚涌糖廠街和域大廈十八樓

ISBN 0 19 585401 2 (平裝)

ISBN 0 19 585846 8 (精裝)

英文原著 1977 年在 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D. 出版

書名: Buddhism, the First Millennium

英譯者: Burtor Watson

作者簡介

池田大作 一九二八年生於東京，正式教育只讀完大學專科，但在他的老師戶田城聖指導下，他不懈地研究哲學、政治、文學、藝術、經濟、法律、化學及其他學問，學識淵博。一九六〇年，他繼戶田之後擔任創價學會會長，該會以促進和平，致力教育文化事業為宗旨，至今已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宗教團體。池田先生創辦了大學、中學、富士美術館、東洋哲學研究所、民主音樂協會、聖教出版社等，著述極豐，有《人間革命》、《活着的佛陀》、《與湯因比對話》、《為時未晚》(合著)等幾十部，並擔任六十卷的佛教哲學百科全書主編。其著作不斷被譯成中文、荷蘭文、英文、法文、葡萄牙文、俄文、西班牙文等等，影響很大。

序 言

一九六一年二月，我佇立在恒河的岸邊。這條大河起源於「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脈一股清澈的淙淙細流；它從高聳的峰頂奔騰而下，越過群山，灌溉着印度斯坦(Hindustan)遼闊的平原。在我站着的巴特納(Patna)市附近，大小河流匯入該河。靠近這個地點，古時是華氏城(Pataliputra)，人稱「花城」，孔雀(Maurya)王朝的都城，而該王朝是第一個擴張到幾乎整個印度大陸的王國。

今天，神聖的恒河一如千百年前奔騰向前，當時釋迦牟尼在兀鷹峰(Vulture Peak)就達摩(Dharma)亦即佛法向門徒們做了一系列最重要的講道之後，從婆吒厘村渡過恒河，朝着故鄉迦毗羅國方向漫步而去。他確知死期臨近。我不知道他一個人站在恒河邊上想到了甚麼。我佇立在河岸旁，望着洶湧澎湃的大河，在遙想着佛陀的信念。

這條河日復一日地如此川流不息已有多少難以計算的世紀？只要世上的生命之水不乾枯，河水就會繼續潺潺不止。在喜馬拉雅群山之中的藍毗尼誕生的釋迦牟尼的深刻而又永恒的智慧，就像恒河一樣，一千多年來不斷流傳在印度人民中間，並且從印度向南傳到新里蘭卡，向東南傳到緬甸、泰國和柬埔寨等國，向北經由中亞細亞沿絲綢之路到達中國，再經過朝鮮半島進入日本。此外，早在公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時代，佛教僧侶作為使節長途跋涉到馬其頓帝國(Macedonian Empire)的希臘各國，因此在很早的時候，它已為西方所了解。

釋迦牟尼這位古代的非凡人物早已入滅了，但他給後世遺留了前所未聞的偉大教誨。這些教誨來源於貫穿他一生的那種要挽

救人類的執着願望，從一個弟子傳到另一個弟子，從一個追隨者傳到萬名信徒，直到越過國界成為信仰的滾滾洪流。

自從我訪問了佛教發祥地印度以後，我越來越多地想到佛教的早期歷史，並且想要把我對於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其人的一些想法形諸筆墨。幾年前，我實現了我的部分願望，我寫了一本題為《我的佛陀觀》(*My View of the Buddha*)的書，這本書被譯成英文，改名為《活着的佛陀》(*The Living Buddha*)。

不用說，佛教並非有關釋迦牟尼個人的事。正如佛的生命無始無終永遠普遍的存在一樣，佛教是一種目的在於拯救世人的信仰。在釋迦牟尼圓寂以後，他的弟子們聚集起來整理他的教誨，後來就構成龐大的佛典。其中有大乘佛教的經文，特別是《法華經》，這些經文都是由世俗信徒所撰寫，目的在於宣揚佛教以實現菩薩的理想。這些後來的信徒和追隨者，都從永生的佛祖身上汲取了生命力，因為這種生命力不僅存在於佛祖身上，還能由佛祖盡力推展到覺悟的王國，即佛的王國。

在前一部書中，我概述了釋迦牟尼的一生。在本書中，我樂於繼續探索佛教的歷史，研究它在印度的早期發展和盡力說明這種宗教的基本原理和理想。和上一本書一樣，我從很多佛學家和印度學家的研究論文中得到啟發，我想在這裏對他們過去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謝，而且作為佛教徒，我祝願他們不斷取得成功。

最後，我要感謝哥倫比亞大學伯頓·澳森(Burton Watson)副教授為翻譯此書(英文版)所作的努力，感謝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D工作人員為出版本書所付出的勞力和耐心。

目 錄

序言	vii
一 佛教經典的形成	1
第一次集結	
合誦佛說	
偉大宗教領袖的教誨	
二 上座部和大眾部	13
第二次集結的背景	
分裂的根源	
恢復佛教原始含意的運動。	
三 阿育王	24
王中之王	
絕對和平主義的政治	
國家與宗教的關係	
四 彌蘭陀王問經	35
一位希臘的哲人——王	
那先比丘的智慧	
智者和國王的辯論	
五 東、西方文化交流	47
東、西方關係的轉折點	
佛教和基督教	
世界宗教的條件	

六	大乘佛教的興起	57
	大乘佛教的由來	
	大乘和小乘的區別	
	佛教的復興	
七	維摩居士及世俗信士的理想	70
	維摩居士	
	佛國土的建立	
	菩薩怎樣賜福別人	
	關於奧秘的學說	
八	法華經的形成	83
	兀鷹峰說法	
	聲聞弟子和大乘菩薩	
	釋迦牟尼滅渡後佛教的傳播	
九	法華經的精神	93
	法華經的實踐者	
	大乘佛教徒的精神	
	法華經中佛的概念	
十	龍樹和世親	102
	龍樹尋求大乘	
	中道和空的理論	
	無著和世親的道路	
	俱舍論和唯識論	
	書目	117
	詞滙	121

一 佛教經典的形成

第一次集結

在前一本書中，我討論了釋迦牟尼一生的大事。現在我要探討一下在此以後的一段時間內佛教的發展。我們從佛經上得知，就在釋迦牟尼滅渡後不久，他的追隨者就聚集在一起，目的在於把他的教誨和講道整理成定本。他死在確切的哪一天，很難斷定，大約是在公元前五世紀或六世紀，既然我們研究的事件發生在兩千多年以前，我們不可能希望會有詳細的了解。我們唯一的辦法只有研究記錄在佛經上的片言隻語，靠猜測把它們拼湊起來，然後用這種方法試圖重新恢復佛教經文形成的道路。

第一次集結——弟子們對這一次聚會就是這樣稱呼的——據說是在釋迦牟尼滅渡的那年召開的，地點是在摩竭陀首都亞舍城（Rajagaha）附近山腰上的七葉洞。有大約五百名僧侶參加，中心人物是大迦葉、阿難、優波哩以及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中當時還活着的其他人。我們還得知摩竭陀國阿世闍王也給會議以協助。這個地點今天依然存在，從照片上看那裡是坡度很緩的小山，旁邊有一個洞，有大約十層石階通向那裡。人們可以隱約地看到裡面有寬闊的空地，會議的參加者就在那裡聚會，以免被雨淋。

有些西方的佛教學者懷疑第一次集結是否確有其事。然而上座部及大乘佛教經文都提到「在五百人的聚會上擬定了教規」，或「編制了戒律的五百僧眾」，這說明確有這樣的聚會。當然，我們可以不承認經文本身有根據，那麼由於這些經文是我們唯一的資料來源，我們就只好沉默不談。但是，多數佛教學者，至少日本的有關學者，都認為首次會議是一件歷史事實。

人們很自然地假設，在這樣一位非凡領袖死去的情況下，釋迦牟尼的弟子們會想到要立刻聚集在一起，回憶釋尊的教導，使佛法，即佛教的真理，得以無誤地代代相傳下去。

經文上記載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它涉及到促使大迦葉把同教人士召集起來開會商討的那些具體情況。據記載，大迦葉在一大批比丘的陪同下正從白瓦前往拘尸那揭羅，在他到達拘尸那揭羅前，釋迦牟尼已逝世了。在路上，大迦葉等人遇見一位手持一枝曼陀羅花的婆羅門。大迦葉向他詢問釋迦牟尼的消息，那人回答說釋迦牟尼已不在人世。聽到這個消息，有些比丘便大聲哭泣起來，有些則默不出聲地悲傷。但是使每個人都很驚奇的是一位年老的比丘卻發表了如下怨恨的狂言。他大聲說道：「朋友們，不要悲哀了！不要傷心了！現在我們終於不再受大和尚的管束了。他總是對我們說，『這件事你可以做』或者『這對你不合適』，我們吃夠了苦，受夠了壓迫。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為所欲為了！」大迦葉在僧眾中被稱為「苦行的第一人」，他自然很嚴肅而又不高興地聽到了這些狂言。釋迦牟尼的葬禮剛舉行完，遺骨得到安置後，他就這樣對其他比丘說，「朋友們，我們一定要把那些教誨和儀式都確定下來，正式地形諸文字。非法起則正法衰，非律興則正律廢；說非法者強則說正法者弱，說非律者得勢則說正律者失力。我們不願見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獲知，大迦葉選了五百比丘來擔任把釋迦牟尼的講道和教誨整理出來並寫成佛教的經文的任務。

當我們考慮這段敘述的時候，它似乎非常言之有據。而這個軼事有助於指明匯編這份經文背後有一個重要動機。當然，我指的是人心中那種臭名昭著的不可預測性。在釋迦牟尼的追隨者當中，有些人平常對他極為尊敬，他們修行佛法非常勤奮和嚴格。但是在某種情況下，他們在心中又保留着基本的利己主義以及眼光短淺。面對釋迦牟尼去世這一事實，他們心中的真正本性便突然和幾乎不自覺地浮現出來。我相信這就是那個年老僧侶的故事及他那令人吃驚的爆發所表達的意思。

對他的弟子來說，釋迦牟尼是教導如何生活的導師，他給予他們以父親的憐憫和熱愛，而同時他又是他們那個宗教組織的領袖。弟子中的絕大多數對他又敬又畏，但一定還有一些別的人無法承受所要求於他們的嚴格的紀律，這使他們的生活迥異於普通俗人的禮儀，並且受到那些世俗世界中的引誘和幻想的折磨。這

些人也許錯誤地感到他們已從一種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的精神負擔之下解放出來，這難道不是非常自然的事嗎？那位老比丘的狂言對大迦葉起了警告的作用，有一種解放或甚至寬鬆的氣氛很可能會侵擾他們那個團體。

最高領袖之死意味着整個團體面臨嚴重危機，因為在那段時間的印度社會主要還是由婆羅門教的各個支派統治着，佛教只是一個新的宗教，信奉的人數很少。其創始人之死自然使得該組織失去了其領導和鼓舞力量的主要來源，使很多弟子陷入極其絕望的情緒之中。他們無疑地感到內心裡空虛，有一種深不可測的悵惘和失落感。

釋迦牟尼的滅渡可能對於佛教團體以外的人和組織也引起了各種各樣的反應。那些對這個新宗教心懷惡意的人極可能預言它將意味着這個宗教會逐漸解體，因為不管一個新的宗教團體的創始人具有如何出眾的性格，這個團體很可能受到內部不和以及有關問題的困擾而趨向瓦解。我們可以推測，特別是各婆羅門教派一定希望和相信這是將要發生的情況。

這並不足為奇，因為看來大家都相信，在那時佛教團體中沒有一個人具有真正特殊的地位。經文中記載了弟子阿難偶然遇見他的一位婆羅門老友時雙方的談話。婆羅門問道：「阿難，現在佛陀已經逝世，有沒有同樣地位的人可以代替他？」

阿難答道：「朋友，怎麼可能有任何同樣偉大的人？佛陀通過自己的努力已獲得對真理的了解並開始付諸實踐。我們，他的門徒，所能做的只是遵循他所遺傳下來的教導和他為我們樹立的榜樣。」

換句話說，「要靠律法，而不靠人」，正如佛教諺語所說的那樣。正如同先前關於大迦葉的軼事所表明的，一部權威性的佛教經文對於這個宗教團體的團結和繼續存在，是十分必要的，所以這段關於阿難的軼事說明：這樣一部經文作為信仰問題的權威基礎，乃是非常必要的。

在涅槃經上我們得知，釋迦牟尼在他臨死時對聚集在他周圍的門徒說：「雖然我可能死，你們切不可因為這個緣故而認為你們從此沒有領袖了。我給你們講解的教法和戒律將是你們的導

師。因此，如果你們當中任何一個人有疑問的話，現在正是問我的時候。免得日後懊悔，說「我們為什麼不在他還活着的時候問他呢？」又隔了一會兒，他繼續說道：「所有合成物體都由於內在的原因而會衰敗。你們努力尋求自己的解救吧！」這些名言是他入涅槃前最後的贈言。

「要依法，而不依人」這句箴言正是從這段話裡引伸出來的。釋迦牟尼無疑想把他的話當做是對那些在他死後會出現的自封的導師的警告，這些自封的導師試圖用他們自己私人的解釋和理論來混淆佛教的教義。有些佛教的學者相信釋迦牟尼在世時編制一部權威性的經文的工作就已經開始了，雖然更普遍的看法是他只是指示他的門徒仔細記住他的話和行動。這大概就是為什麼他在晚年一直把素以記憶力強著稱的阿難留在身邊做他的個人侍者的緣故。幾乎所有漢文佛經中開宗明義總是說「如是我聞」。在幾乎所有情況下，我們了解所謂的「我」指的就是阿難，他根據記憶背誦他聽到的佛陀所說的話。

與佛教同時或略早一些在印度興起的另一個新的宗教，耆那教在其創始人死後分裂成兩派，因為據說在信仰上發生爭論時沒有一部權威性的經文可以求助。有些學者提出正是這個事例，使得釋迦牟尼委任了他的另一位主要門徒舍利佛負責整理他的教導。

不可能有任何疑問，釋迦牟尼，特別是在他的晚年，曾認真地思考過如何最好地「保證佛法繼續存在」的問題，像是傳統的說法所說的那樣。任何具有傑出能力和遠見的宗教領袖都一定會經常認真地考慮他死之後組織的前途問題。釋迦牟尼也曾這樣做過，證明就是，在他離開人世後，他的追隨者立刻就舉行秘密會議並對他的教導進行整理。這一舉動，以及佛教徒在以後一千年或更長的時間裡花費大量精力來保存和擴充佛經，肯定反映出釋迦牟尼在世時表示了對「佛法的繼續存在」的極度關注。

合誦佛說

前面已經提到，經文中包含一些涉及首次集結的公告，其中之一寫道：「五百僧尼聚會」。由此我們得知，仍在人世的主要門徒中

最年長的大迦葉擔任會議的主席，而弟子阿難和優波哩則被選來按照他們的記憶來背誦佛陀的話。阿難長期以來一直是釋迦牟尼的個人侍者並總在他的身邊，他所處的地位使他能記得佛陀有過什麼教導，在什麼地方說的以及對誰說的：而優波哩在十大門徒中則以「律或戒律方面最突出」而著稱，對佛陀為他們那個團體規定的戒律有徹底的了解。因此，阿難在集會上對眾背誦有關佛法的那些話，這些後來稱為經，而優波哩則默寫規章制度，這些後來總稱為律。

然而，我們可以肯定使得阿難和優波哩能勝任被派給他們的任務的，並不簡單地是他們記憶和複述的能力，而是因為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乃是佛陀教導的活化身。任何真誠想要學習真理以及全心全意吸收、記取教給他們的每一個字和每一個短語的人都會發現，從此以後他們再也不能使自己脫離那些教導，哪怕他想那樣做。因此雖然他的老師會死，他仍能聽到在他自己身上響着的他老師的聲音。「尸羅伐伽」的意思是「聽到了那個聲音」的人，這個詞被用來描繪那些能聽到釋迦牟尼講道的弟子。這些人，當他們不能再聽到釋迦牟尼的實際聲音時，毫無疑問會不斷地回想起他的教導，就好像這些教導銘刻在每個人的心上一樣，並且繼續按照這種教導從事宗教活動。

毋庸贅言，在那時沒有錄音的機械手段，也沒有速記的方法。這些手稿有否用印度文字記錄下來，也值得懷疑。〔註〕釋迦牟尼的門徒們，如果想要保留他的教導，只能使這些教導成為他們自身的一個組成部分。

應該注意，這些教導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智力知識體系或一些事實，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它們是用於解決諸如人應該怎樣生活或人類受苦的原因是什麼之類問題的，是這種智慧的結晶。弟子們受了佛陀的教誨，就進而把教誨在自己的生活中付諸實踐，而且用這種辦法一個個地檢驗釋迦牟尼的話是否正確有效。

〔註〕印度文字的最早的例子（除了古代哈喇帕碑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紀。

在前幾個世紀，文學都是口頭相傳，正好像早期佛教徒的情況一樣，而那時的人無疑具有記憶的絕技，而這是我們今天難以想像的。——英譯者。

我們必須記住，佛教的教導應該通過實踐自動地加以掌握。坐在桌前讀書是永遠理解不了的。只有通過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一種生命力與另一種生命力之間的交流，才能掌握真理。當探討佛教經文時也應該記住這一點，因為佛教經文是佛陀教導和智慧化身。

我們可以設想，優波哩的日常態度和活動是佛教團體規定的行為準則和紀律的典範。情況倒不是他想方設法一條一條記住釋迦牟尼制訂的儀式，而是他的一切行為都不自覺地成為了紀律，以及兩者背後的精神的活生生的體現。如果他沒有如此徹底地掌握它，他就不會在所有弟子中被挑出來成為「律方面的第一人」。

對於阿難也可以說類似的話。他吸收佛陀的教導是如此徹底，以致在某種意義上在他身上各個部分都洋溢着佛陀的教導。如果他不是這樣掌握佛陀的教導，他就不可能背誦出那麼多的講道內容，這一功績的確是佛教史上的奇蹟之一。我們在後面還將看到，三藏或佛教經文是由三部分組成：即經或佛陀的講道，律或戒律以及論或評論。其中經是由阿難背出，約有六千卷左右。

佛經以如下方式描述了編輯經文時的情況。我們讀到大迦葉對兩位背誦佛陀教導的人說，「僧侶們，聽聽我要說的話。我相信，我們就教義信仰向阿難長老提問的時候已經到來。」

阿難對此回答說，「比丘們，請聽聽我要說的話。我相信，我就教義信仰回答長老大迦葉的問題的時候已經到來。」

大迦葉然後說，「我的朋友阿難，佛陀最初說法是在什麼地方？」

阿難再次回答說，「我的朋友大迦葉，我聽說情況是這樣的。佛陀一度在貝拿勒斯的鹿野苑……」

當阿難接着講述釋迦牟尼如何在貝拿勒斯附近現在的鹿野苑的鹿苑第一次說法的情景時，我們得知長老比丘們都痛哭起來，悲傷地匍匐在地。那一定是一個莊嚴感人的場面。他們對於釋迦牟尼之死感到深切的悲傷，因此在阿難複述講道的詞句而釋迦牟尼的崇高形象再次和生前一樣出現在他們的記憶中時，他們的感情十分激動。

根據記載，在阿難背誦完畢之後，參加聚會的人又加以檢查，以確保裡面沒有錯誤。然後就同聲合誦，銘刻在每個比丘的腦海之中。

這種集體背誦特別重要，是因為用這種方法集結的每個參加者便能把講道的詞句銘記在心，這樣就可以把它傳給別人。根據學者們的研究，經中的讚美詩及其他韻文部分都是集會參加者撰寫的，目的在於使佛陀的話容易記憶。此外，由於當時還沒有紙，而且不可能把講道的內容寫下來，所以每次背誦都必須通過集會人士的仔細審查是否有誤。只有當一種文本得到所有人的認可時，集體背誦才會開始。由於以這種方式進行，所以首次集結的工作有時也被說成為「首次集體背誦」以及「經文的首次編纂」。

在這裡我們必須注意到，佛教強調必須用「體、口、心」三者的活動讀和背經文。換句話說，如前所述，重要的事情是不能像西方所可能做的那樣把經文當作知識來處理的，而是要去發現一個人如何使佛陀的教導成為自身的一部分，並付諸實施。

人們很自然地假設，許多人聆聽佛陀的教導時，例如第一次集結的那五百比丘，不同的個人領悟教導的方式也必然會有不同。有些比丘或許此前隨意解釋過一些教導，使之符合自己的偏愛。另一些人則可能由於其天生的性格而完全誤解了釋迦牟尼話中的要旨。五百人聚集在一起，十分小心地審查教誨的每一點，以及確定一部關於佛陀語錄的權威性文本；而所有聚會者都表示同意，這個文本將來便要成為整個教團的共同財富，這在佛教史上是一件極重要的大事。

通過這第一次把佛陀的教導編錄成文，他們希望在他們這個教團的創始人和領袖死去的時候，他們內部能確立的統一教義和意見。根據現存的資料來源，我們可以推測它的目的並不一定是收集釋迦牟尼生前所作的所有教導，而是優先整理對該教團的維持和延續有着直接效果的重要而有用的資料。（這一點我以後還有機會在討論大乘經文的形成時提到。）

前文曾經提到經文上的一段軼事，說明阿難的一位婆羅門朋友問他是否有什麼人可以作為釋迦牟尼的繼承人以及阿難如何給

予否定的答覆。我們發現另有一則很相似的軼事，說的是阿難與一位摩竭陀國的高級官員的事。這位大臣問道，「阿難，是否有什麼人被佛陀指定為他逝世後那段時間的僧侶的領袖？」

「沒有，閣下，沒有這樣的人。」

「那麼有沒有什麼人是年長的比丘們同意承認和支持作為佛陀逝世後那段時間比丘們所依賴的權威？」

「沒有，閣下，沒有這樣的人。」

「那麼，阿難，比丘們將依賴什麼，他們怎樣在教團內部維持和諧一致？」

對此阿難很堅定和充滿信心地回答道：「閣下，我們不是沒有東西可以依賴。閣下，我們有東西可以依賴。我們依賴的是律。」

我們由此可以看到，第一次集結匯編的經文起到了一種絕對權威的基礎作用。比丘們所談的佛陀的教導就這樣被稱為「阿笈摩」，意思是「神聖的教導」而保存下來，並把它看作是毫無疑問可以依賴的東西。

這些最早的佛經，在佛陀著作中被稱為「阿含部」或「阿笈摩」部，着重於箴言和戒律。有些學者甚至提出，阿笈摩事實上主要是作為佛教寺院的戒律書籍而編的。

為什麼早期的經文應屬於這種性質，這部分地可以由編寫時的環境來解釋，——我們已經得到：當時普遍感到沒有人可以當作釋迦牟尼的繼承人來領導這個宗教組織，因此只能依賴釋迦牟尼傳下來的教導和戒律。此外，經文可能很好地反映了那些出席秘密會議的比丘們的氣質，特別是大迦葉和在會議上起領導作用的其他長老的氣質。

在我上一部書關於大迦葉的描述中可以注意到，他在十大弟子中被稱為「在[度]」(dhuta)或苦行方面的第一人」，這說明雖然他並不是狂熱的，但他在遵守釋迦牟尼提出的苦行方面是很嚴格的。不過雖然他在專心苦行方面能夠超過其他門徒，但在其他方面他卻似乎並不是一個多姿多彩的人物。他無疑地從沒有享有像舍利佛和摩迦羅那在教團成員中享有的那種有傳染力的聲望，而我感覺到他在理解釋迦牟尼教導中的更深一層的哲學原理方面可能多少有些不足。只要舍利佛和摩迦羅那還活着，大家似乎都假

定他們將是釋迦牟尼的繼承人，雖然事實上這兩個人死在釋迦牟尼之前。然而，大迦葉顯然從未被認為處於適合做釋迦牟尼繼承人的地位。我們上面看到，甚至他的朋友阿難也不得不承認，在活着的門徒中沒有一個人傑出到可以擔任那個位置。

這倒不是否認大迦葉在召集和舉行第一次集結方面起了關鍵和值得讚揚的作用。但是像他那樣的人被選擇作為集結的首席這一事實表明，選擇集結參加者的標準在性質上是有問題的。

例如，另一位主要門徒普爾那未被選中參加會議。據說他曾表示他準備按照他本人聽到的釋迦牟尼講道來實施佛陀的教導。雖然這項聲明並未直接向第一次集結的權威性提出挑戰，但它卻暗示他以及其他像他那樣的人對於大迦葉和集結其他參加者把佛陀教導編寫出來的方式有保留。看起來還可能有相當數目的釋迦牟尼追隨者未能參加第一次集結，他們只是在邊遠地區獨立地進行宗教活動。在下文我們將有機會討論在以後幾個世紀形成的大乘經。大乘經很可能是這些較小的教團編輯成的，而這些教團不願受第一次集結多數教團所編匯的經文的限制。

回顧這時期的事件，人們可以看到舍利佛和摩迦羅那死於釋迦牟尼之前，對於他們那個團體是多大的打擊。據說釋迦牟尼自己就曾說過，「自從舍利佛和摩迦羅那死去以後，對我來說這個集會就顯得空虛了！」他們之死對他來說無疑帶來了極大的悲痛。

如果這兩位卓越人士參加了首次集結，那麼早期的佛教經文就可能採取多少不同的形式。雖然過後這麼久再去推測它或許是無用的，但我們應該回想一下，在釋迦牟尼的晚年，這兩個人人都得到許可代他宣講佛法，他們既熟悉新宗教的理論也通曉其實踐，他們事實上是他們那個團體的兩支大柱：如果他們在釋迦牟尼死後能活下去擔任領袖的話，佛教就可能以大大不同的方式發展了。

無論如何，事實是在這個早期佛教的歷史發展中，首次集結所確定下來的經文起了信仰核心的作用，這經文被人們以極大的崇敬和嚴肅的態度看待。而且，雖然經文可能有不完美和不足之處，那些編纂經文以「確保佛法的延續」的人們的決心是最終導致佛教教導的完整結集的誕生的因素。